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1.007

安吉拉·弗卢努瓦《特纳之屋》中的 底特律城市叙事

刘启君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上海 200083)

摘要:非裔美国作家安吉拉·弗卢努瓦凭借小说《特纳之屋》再现了她的家乡底特律当下的暴力犯罪、阶层壁垒、种族矛盾和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并探讨了城市空间分布和资源配置与权力、阶级、种族的关系。小说是部典型的城市文学作品,分析文本中的城市叙事、打通文学中的城市和现实中的城市这两个地理空间,可以一窥半个多世纪以来底特律城市发展中的痼疾和走向滑坡的原因,以及现代工业文明裹挟下城市居民的奋斗与挣扎。

关键词:《特纳之屋》;底特律;城市文学;城市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1-0051-07

城市和文学的共生关系,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文学给城市带来想像性的现实,城市的变化则反过来促使文学文本进化改变。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在《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指出:“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①因此,城市叙事不只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写,更重要的是它帮助阐释和塑造了这些地方。美国非裔作家安吉拉·弗卢努瓦(Angela Flournoy)创作的长篇小说《特纳之屋》(*The Turner House*, 2016)就成功地把大众的目光再次转到了底特律^②这个后工业石棺上,与读者一起反思这个城市到底怎么了。

作者在采访中坦言:“当下的城市文化图景中,底特律就是废墟、毁灭的代名词。但我想描述的是我所看到、经历的底特律。它一点也不完美,可住在这里的人们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笑着、哭着、努力地活着。”^③弗卢努瓦的文字没有粉饰太

平,她向读者展示了底特律的暴力犯罪、阶层壁垒、种族矛盾和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但她更想为生活在这里的“底特律人”正名。在她看来,底特律的滑坡与当地城市居民无关,而是城市扩张之初就埋下的恶果:过度依赖制造业即汽车行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不堪一击,一旦出现问题,大量人口失业、无家可归;人口组成比例失衡、种族完全没有融合,导致骚乱冲突不断;历史上的住房歧视政策和后来矫枉过正地一边倒倾向黑人的福利,加剧了种族纷争。无辜的“底特律人”成为城市野蛮发展的牺牲者,只能在废墟上慢慢摸索,寻找希望。

正如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言:“城市是文学的主题,更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元素。”^④《特纳之屋》中的底特律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它更是小说中最核心的角色,为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并赋予故事最重要的主题。弗卢努瓦在特纳家族史的编纂中,凸显了

收稿日期:2021-07-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AWW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1YJC752011)

作者简介:刘启君(1983—),女,上海人,博士,主要从事美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Lehan, Richard.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Los Angeles: UP of California, 1998, p.216.

②本文所谈到底特律,仅指“底特律市”,而底特律都市区还包括广袤的郊区,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概念。

③Jones, Tayari. “First Fiction by Angela Flournoy”, *Poets and Writers*, 2015(4):49.

④Bloom, Harold. *Novelists and Novel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Checkmark, 2007, p.132.

底特律的各种社会问题及背后历史成因,探讨了城市中的空间分布与资源配置和权力、阶级、种族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小说中的城市叙事作为研究对象,打通文学中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这两个地理空间,将二者都纳入“文本”层面,从而一窥半个多世纪以来底特律社会发展的痼疾和病因,以及底特律人的奋斗和挣扎。

一 底特律:流浪汉之城

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迈克·克朗(Mike Crang)指出,现代城市生活的书写由两个关键词统领:“现代性”和“流浪汉”^①。对于现代人来说,城市是人们主要的生活环境,与传统的乡村相比,城市对人具有更为强大的塑造功能,是“锻造人的工厂”^②。乡村生活的可预见性让位给了城市生活的“现代性”,即不确定性;紧张而碎片式的城市生活使人孤独、加剧了彼此的陌生化,无依无靠的“流浪汉”们应运而生。底特律正是当下最知名的“流浪汉”之都。自2013年宣布破产以来,这里有一半的劳动力没有固定工作,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③。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像幽灵一样出没在空空如也、豕分蛇断的大街小巷。

小说正是围绕着对家园的眷恋和割舍这一主线展开的。故事开篇是黑人大家庭中特纳兄弟姐妹13人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处置家中老宅。房子坐落于底特律东区,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萧条,这里变得颓败不堪,成为城市中治安最差的地方:

那些到处流浪的混混在墙上乱涂一气,各种脏话不堪入目,发泄着对操蛋生活的不满。长时间无人打理,藤叶爬满外墙,鸟儿衔来种子落在屋内地板缝隙中,肆意生长,眼看房屋将被成片的灌木丛掩埋。木头早已剥落,铁皮一层层锈蚀,人类曾经生活的痕迹无处可寻,植物

和动物占山为王。能腐坏的都已腐坏,剩余的不再有变化。^④

这样的街区房价跌到了谷底,老宅当下市值连未结清贷款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接着供贷很不明智,他们只能选择断供后由银行把房子收走贱卖掉,那样一分钱都拿不到,但至少不用承担其中差价。看这本书,人们对房产泡沫对底层人民戕害的认识会比读那些商业周刊、经济报告来得更直接、更彻底。底特律这个率先在美国实现住宅私有化的城市,因为过度依赖汽车行业,导致经济和房价崩盘,成了剥夺抵押住宅赎回权之都,出现大量被遗弃的房子^⑤。

特纳之屋早已失去居住功能,它的存在更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家园,但特纳人还没有准备好与精神家园割舍。与此同时,家族最小的女儿莱拉因深陷赌博泥潭,欠下巨额债务,连物质意义上的家园也没能保住,加入了都市“流浪汉”大军。都市“流浪汉”这一文学形象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文学作品中。以波德莱尔描写巴黎诗中的“流浪汉”为例,这个人物很闲,注视着城市生活的高速运转,冷眼旁观被工业文明异化的同类^⑥。波德莱尔通过“流浪汉”的“注视”构建起城市空间的转变。同样的,故事中的莱拉开车仓皇而逃,读者跟着她一起成为了城市生活的观察者和家园的追寻者。

莱拉首先来到中心城区,衰败即刻映入眼帘,这里成了“荒废建筑物的博物馆,城市探险者的天堂,因为城市野蛮扩张而失去生存空间的植被和野生动物回来了,土狼出没于这个昔日人声鼎沸的地方”^⑦。驶出中心城区,她一路穿过那些废弃的厂房、住宅,来到了格拉希厄特大道(Gratiot Avenue),发音为“格拉-稀特”^⑧。这是通往底特律东区贫民窟最主要的道路,路上不见汽车、公交和行人。目力所及是支离破碎的店面,粗俗的妓女,四处游荡的狗,和不会给这个城市精神面貌带

①Crang, Mike.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49.

②Crang, Mike.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50.

③Jay, Mark. *A People's History of Detroit*. Durham: UP of Duke, 2020, p.71.

④Flourmoy, Angela. *The Turner House*.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6, p.8-9.

⑤Martelle, Scott. *Detroit: A Biography*.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2014, p.102.

⑥Benjamin, Walter. *The Writer of Modern Life: Essays on Charles Baudelaire*. Boston: UP of Harvard, 2006, p.64.

⑦Flourmoy, Angela. *The Turner House*.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6, p.21.

⑧底特律人把 Gratiot 这一街道名字的发音简化为 Gra-shit, 以表示对这条大街的厌恶情绪。

来任何改善的教堂。小说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表达了对底特律当下糟糕境况的认知,在这里,“家”的感觉,正被“无家可归”感取代。

故事中的所有人物要么是局外人、他者,要么就以人群中孤独者的形象出现,比如莱拉的两个哥哥:查查和特洛伊。查查的生活看似光鲜,但童年成长中父爱的缺失及身为长子的重压,让他一直没法和过去言和,企图在荒唐的婚外情中找到自我,一步步摧毁了辛苦搭建的“家园”。特洛伊身为警察却不按规矩行事,总想着用旁门左道实现阶层越迁,他得到过很多爱,却一次次用背叛逼走身边人,驾着警车流浪在这个城市。作品用多条叙述线描绘不同场景来展现城市日常生活的多元与荒诞,读者跟着莱拉看到了赌场里生活无望的人们孤注一掷背后的凄凉;跟着查查体会到当地制造业坍塌后,蓝领工人生活的艰辛;跟着特洛伊感受到职能部门在高犯罪率面前的不堪一击。弗卢努瓦让文学写作和城市书写有机结合,用文学的主观虚构加上城市书写的想象力,凸显现代城市生活对人的异化。碎片化的城市地理空间反映出的是都市人生活的疏离,每一个人都“流浪”在家园之外。

二 底特律:暴力骚乱之城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强调了城市规划对城市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罗列了美国众多大城市发展弊端及其原因后指出,一个城市的扩张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人口组成、种族融合状况、工业布局、产业定位等因素,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结局:“大城市沦为杂烩、暴力之城、丑陋之城,是一个恶魔、暴君,一具行尸走肉。”^①底特律这个曾经最能代表美国的城市如何成了一具僵尸?它的滑坡是发展之初就注定的结果,还是后续一系列内外政策使然?社会学家们达成了共识,认为底特律像一个注定会破产的“暴发户”,它的建设和运转都是短视的一次性模式。可以说,底特律成也汽车,败也汽车,早在亨利·福特初建这个城市时它就在走下坡路;汽车产业推动了城市扩张,最终也逼得有能力的

人逃离这个遍地烟囱、工厂、焖烧罐的肮脏地方^②。

小说中随处可见弗卢努瓦对故乡坍塌原因的反思,她的叙事时间跨度有半个多世纪之长,自1940年代年轻的老特纳夫妇从阿肯萨斯州移民来到底特律开始,一直写到21世纪初,这与底特律由兴起走向衰亡的时间吻合。作者巧妙地把城市变迁和每个特纳孩子的成长糅合到一起,借由他们的眼睛和生活实践记录下底特律不同时期的模样。来自中下阶层的特纳一家从事着各行各业,有克莱斯勒货车司机,通用汽车技术员,盐矿工人,警察,教师,护士,当然也有瘾君子,赌徒和酒鬼,他们用切身经历描摹出都市“文本”的肌理,告诉我们:在这里发生的犯罪、腐化和管理不善,让底特律远离了权力中心。这是一个充斥着彷徨、愤怒和暴力的城市;人们相互掠夺,只不过是為了生存下去。

法国文化理论家米歇尔·德索托认为,通过对都市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分析,尤其是普通人的行走,可以总结出城市生活的基本体验,城市可以看作是一个个行走的实践者组成的文本^③。读者跟着特洛伊和他的警车看到了这个城市里最不堪和残暴的画面,有人在废弃大楼里发现了尸体,这种血洒满地的死亡现场,在大多数城市都会令人窒息。可在底特律却司空见惯,人们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冷漠地浏览骇人的报纸头条。尸体没人认领,警方“努力地”找“证据”把一起明显的凶杀案归类为自杀案,草草了事。特洛伊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向供不起房的人下达驱逐令,他曾亲眼看着刚被通用汽车公司裁员的员工拿到驱逐令后转身跳了楼。职能部门自上而下的不作为滋生了特洛伊的叛逆情绪。他伙同事以权谋私,认为绕着本就不公平的法则走和暴力犯罪是有差别的。底特律的司法体系已烂到根里,如果一个城市的执法部门都不把法律当回事,又怎能奢望这个城市是有序的?

兄弟姐妹中只有弗兰西念完大学,谋得了一份历史老师的教职。作者借由她之口,在历史课

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和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②查里·勒达夫:《底特律:一座城市的衰落》,叶齐茂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③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Los Angeles: UP of California, 2011, p.133.

堂上穿插讲述了底特律三次伤亡惨重的暴乱。第一次暴乱发生在独立战争期间,一位白人女孩指控一个皮肤黝黑的酒馆老板强奸。报上说这个老板“流着黑鬼的血”,但事实上老板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后裔,所以皮肤黑了些。对于失去理智的白人暴徒来讲,“少量黑鬼的血”就足够让他们勃然大怒,挥斧砍掉老板头颅,放火烧毁大量建筑^①。第二次暴乱发生在世界大战期间,传闻一位白人姑娘被黑人帮派强奸,尚未得到证实,就引爆了混战。黑人街区被纵火,无辜的黑人被毒打,34人丧命。第三次暴乱发生于1967年,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暴乱事件。当时警方突袭了一家无牌照的黑人酒吧,与旁观市民起了冲突,事态愈演愈烈、很快蔓延到全城,造成43人死亡,7 000多人被捕,2 000多座建筑物被毁^②。这次动乱特纳一家亲历其中,老特纳手持长枪在门口把守,生怕杀红眼的种族主义分子入室行凶,可几个男孩为了到炸毁的建筑中捡5美分一块的砖头,溜出家门在枪林弹雨中攒零花钱。

底特律成了充满戾气的城市,暴力事件此起彼伏,好似有种无法遏制的力量深深潜伏在失望与不安的人群中,这种力量会随时被点燃、爆发,人性的凶残和乖戾暴露无遗。骚乱是这个城市独有的面貌:关闭多年的工厂留下的乌黑烟囱,一幢幢坍塌的建筑物构成的废墟群,无以计数的小人物步履蹒跚地走过满目疮痍的街头巷尾,意志消沉的警察对雪片般的案宗麻木不仁,曾居住在这里的白人目睹城市的灾难扭头离开。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文章《大都会与精神生活》里指出考察都市就是要突出它的视觉变换之快、知性至上、算计性和个人的反抗情绪等几个主题^③。这与文学对城市的书写几乎一致,弗卢努瓦的底特律城市叙事探究的正是现代生活秩序和大都市这样的城市结构对自我认知的建构和塑造。这样的探究势必要回

答城市居民如何适应外部混乱、如何调节自身的问题。底特律的暴力骚乱是每个底特律人无法逃避的外部现实,特纳一家对故乡怀着既痛恨又眷恋的复杂情感,有人选择逃离,有人选择同它一起毁灭,也有人选择殊死搏斗后自我救赎。

三 底特律:种族纷争之城

20世纪中叶是底特律的鼎盛时期,城市人口达到180多万,可现在人口锐减到70多万,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人口流失最多的城市。人口组成中,白人占比不足10%,零散地居住在郊区甚至更偏远的地方,而所有的黑人聚集在市中心^④。莱拉的旧友邀请她去住所顶层酒吧,这里可以一窥城市全景,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文艺复兴大楼上通用汽车醒目的标志;接着让莱拉为之一振的是绕城河边河狸忙碌的身影,经济停顿后,工业废水大量减排,河狸回来筑巢了;最后莱拉的目光不可避免地停在了那条著名的“8英里之路”^⑤(8 Mile Road)上。白人和黑人心照不宣地住在了这条路的南北两侧,“一边是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一边是废弃的教堂、火车站和博物馆;一边是父母领着参加社交活动的安逸小孩,一边是满头脏辫、遍体纹身的黑人男孩,污言秽语,聚众吸食大麻;一边是人头攒动的喧闹街景,一边是衰败腐朽的死寂沉默”^⑥。

很多底特律白人从从未越过“8英里之路”为荣,而对于大多数底特律黑人来说,这条分界线是他们终其一生都无法逾越的藩篱。格雷格·克莱斯勒(Greg Crysler)教授在《城市叙事:建筑话语,城市规划和环境建设》一书中指出,城市里作为横轴的街区和道路一方面发挥着生态过渡带的功能,消解了人造空间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界限,可另一方面又人为地将城市人口按场域和阶级惯习进行划分^⑦。弗卢努瓦没有像其他非裔作家那样,

①Flournoy, Angela. *The Turner House*.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6, p.188.

②Martelle, Scott. *Detroit: A Biography*.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2014, p.93.

③Simmel, Georg. *Georg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P of Chicago, 1972, p.128.

④Jay, Mark. *A People's History of Detroit*. Durham: UP of Duke, 2020, p.5.

⑤8英里之路本是一条离底特律河大概有8英里的普通道路,却因为是底特律白人和黑人居住区的分界线而知名。到了21世纪,有一小部分黑人跨过这条分割线去到了路的北边,但这条路依然是种族间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防线。

⑥Flournoy, Angela. *The Turner House*.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6, pp.203-204.

⑦Crysler, C. Greig. *Writing Spaces: Discourses of Architecture, Urbanism,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1960-20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16.

从文化殖民、人权侵犯和叙事声音被剥夺等角度来写种族政治,她另辟蹊径,以不同种族人群地理居住空间的分裂和黑人在住房市场受到的不公待遇,来凸显底特律的阶层壁垒和黑人的生存困境。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萨格鲁(Thomas Sugrue)在《城市危机的起源:战后底特律的种族和不平等》一书中说到,底特律街区白人黑人完全割据,丝毫没有融合的局面,房产市场上的歧视政策难辞其咎;甚至可以把底特律的滑坡归咎于种族主义和法定的住房抵押贷款契约^①。1934年,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e Administration)颁布了极具歧视性的住房抵押贷款规则,不给购买白人区住宅的黑人提供贷款服务,直到1948年美国高等法院才宣布废除此规定。然而,即使在民权运动深入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底特律郊外的白人业主和房地产商依然排斥黑人购房者。底特律第一次大规模扩展期,约有50万黑人从密歇根南部的棉花地向北迁徙,进入底特律市。老特纳就是在这时抛下妻小来到心中的“梦想之乡”,盲目地以为只要找到工作就能买上一栋属于自己的洋房。来了后才发现,由于限制性房地产合同,黑人没有选择住处的自由,只能租住和购买“黑底”(Black bottom)和“天堂溪谷”(Heaven Valley)等街区的房子,那里人口密集,没有暖气,老鼠猖獗,下水道腐烂的气味挥散不去。

整部小说可以看作特纳一家的搬迁史,我们跟着特纳夫妇及他们的孩子走过底特律的大街小巷。从“黑底”区榆树街(Elmwood Street)搬到离白人区不远的乐梅大道(Lemay Avenue),最后来到亚罗街区(Yarrow Street)的老宅,能让男孩、女孩分房而睡。查查和妻子蒂娜婚后的第一个家在范戴克街(Van Dyke),这里治安糟糕,每个妻子都不知道今天出了门的丈夫还会不会完整无缺地回来。第二个家来到了哈珀街(Harper Street),住宅两侧都是烧焦的楼房,商店老板怕被打砸抢,每天只敢营业两小时。查查在克莱斯勒不分日夜运输汽车,终于带着家人住到了郊区的富兰克林村

(Franklin Village),同白人成了邻居,也因此拉远了蒂娜和小姑子们的距离。查查的妹妹们觉得住那样的街区,不会再有琐碎的婚姻问题和育儿麻烦。介绍蒂娜时,称谓由之前的“我姐妹”变成“我嫂子”。街区、住房造成的社会隔阂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哪怕同宗同源同肤色的亲人间也不能避免。

黑人地位的提高发生在科尔曼·扬(Coleman A. Young)执政时期。扬是底特律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市长。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老特纳和儿子们针砭时弊的谈话中以及特洛伊同事对政府领导花边新闻的八卦里。如果说1967年的城市暴乱拉开了底特律坍塌的序幕,那么扬执政时期在对黑人政策上一边倒的状况则加速了底特律的分裂和衰退。彼时的底特律,黑人享有全国范围内最高水平的福利,吸引了大量黑人聚焦到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黑人面孔出现在议会、法院和警察局等重要职能部门,白人纷纷外迁^②。用老特纳的话说:“整个国家都在嘲笑我们,这里之所以衰败,是因为由一群懒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蓝领无能者掌管。”^③但一味指责黑人执政能力欠缺有失公允。事实上,扬的政绩毁誉参半,他努力想把城市建好,只是郊区白人不愿跟他们有任何瓜葛,把经济政治化,从根本上抵制、制裁、孤立了底特律,这对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是致命的^④。郊区的白人市长甚至靠着“我的城市里不会有一个黑人”这样的竞选承诺,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选^⑤。种族纷争加剧了底特律的滑坡,留下黑人们困在这里看着辛苦搭建的故乡一步步陨落。

四 底特律:未来希望之城

如果说欧茨笔下20世纪60年代的底特律是压抑惨淡的、让人窒息的,那么弗卢努瓦描摹出的新世纪底特律则多了一点温暖的光芒。故事的结尾,作者虽没明确交代老宅的命运,但13个兄弟姐妹从全国各地回来了,回到羸弱的老母亲维奥

① Sugrue, Thomas.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New Jersey: UP of Princeton, 2014, p.43.

② Boyd, Herb. *Black Detroit: A People's History of Self-Determination*. New York: Amistad, 2017, p.81.

③ Flournoy, Angela. *The Turner House*.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6, p.93.

④ Moon, Elaine Laztman. *Untold Tales, Unsung Heroes: An Oral History of Detroit's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1918-1967*. Detroit: UP of Wayne State, 1993, p.107.

⑤ Flournoy, Angela. *The Turner House*.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6, p.108.

拉身边。“特纳之屋两侧的房子早被烧毁,大雨冲刷干净后,紫罗兰、豚草、酸模叶野蛮生长;这里本是街道第三户人家,如今成了唯一的街角一景,整个街区最牢固、最坚实的地标。”^①特纳一家看着孩子们在嬉闹,享受着传统的南方美食,跟着黑人的音乐舞动狂欢。这幕温馨的画面里,弗卢努瓦似在帮困境中的底特律黑人找寻救赎的答案。曾经在南方,他们通过几代人学会了在宗教、家庭和亲人的帮助下生存下去。尽管这些南方的文化元素,像是音乐和美食,可能非常朴素,但它们代表着希望,因而具有无法估量的心理上的价值。如今,他们的饮食发生了变化,讲话变得冷冰冰,甚至以前的爵士乐也被取代。一旦不存在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和信仰,加之城市制度不完善,人将变得一无是处。当黑人失去了共同体意识,他们也就失去了可以用来抵御无常的屏障。弗卢努瓦为废墟上的底特律人指明了方向:从自己的根、从剥离不了过去汲取能量。

希望之所以能在这里滋生,除了因为特纳家族血液里涌动着南方黑人的音乐、美食、文化等滋养的力量,还因为他们绝不屈服的傲气和让人敬佩的尊严。男性们在逆境中表现出了铮铮铁骨,不祈求陌生人帮助,靠蛮力横冲直撞,住最脏的地方,干最累的活。女性们同样有着独立的人格和强大的内心。为了不让儿子在处处受歧视的南方长大,维奥拉努力攒钱离开。蒂娜用爱和耐心包容着丈夫的失意,却在发现情感被背叛时优雅离开。莱拉早已失去住处,却能一边处理糟糕的生活,一边收拾好心情帮助女儿看护孩子。自尊心支撑着特纳家族每个人走过低谷。弗卢努瓦笔下的底特律黑人没有自怨自艾,也没有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强调他们黑人的身份,而是专注于自身的改变适应都市的变化。他们不在乎外界的眼光、白人的注视,生命不再受“证明自己同样有价值”这个执念所扰。

生活的洪流裹挟着特纳人向前,当他们为了家人不得不对命运妥协时显得更加英勇。老特纳对种族歧视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他在底特律的

第一份工作是盐矿工人,常年不见阳光的劳作让他想起《出埃及记》里那些希伯来人是如何在埃及人的采石场上被奴役的。后来他终于得以爬出矿坑,谋了份为富人开车的工作。同事们为能和富豪有所接触洋洋得意,孤傲清高的特纳显得格格不入,很快受到排挤被撵走。可为了让子女在底特律这个城市扎下根来,他还是磨光了棱角,对领导唯命是从,对警察低头哈腰,顺应城市的游戏规则。都市生活像梦魇一样,一旦踏入滚滚红尘,心中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信仰,只剩下埋头苦干。文学作品的一个终极母题就是解决个人如何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独立和个性,这样的冲突在城市生活中更加明显。城市文学关注的正是工业文明下城市生活所引发的后果,并寻求解答像大都会这样的结构在生活的个人性因素与超个人性因素之间所建立的均等化问题。

特洛伊同事纹在身上的两句拉丁语浓缩了弗卢努瓦对底特律的期望,一句是底特律市旗上的“我们期盼着更好的未来,它将从灰烬中崛起”(Speramus Meliora Resurget Cineribus),还有一句是“我们会保卫家园”(Tuebor)^②。底特律曾是美国崛起的先锋,美国生活方式的发源地。在这里诞生了汽车、批量生产、水泥道路和高薪的蓝领工作。现在底特律人希望它能成为美国振兴的先锋。尽管当下的城市破败,然而美好的事物正在被人遗忘的地方生长。市区正被重新整治,企业家们东山再起,以年轻人为主的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和技术人员把这荒芜的城市当作寻求自由与机会的天堂^③。这里终于有了些许复兴的迹象。作者的叙事在1944年、1958年和2008年之间来回切换,家族的创伤,每个人的记忆片段,是把整个家族凝结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这些过往,定义和塑造了底特律人,也将成为把他们从泥潭中拽出、帮他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最坚实力量。

结语

小说《特纳之屋》在家族故事里浓缩了半个

①Flournoy, Angela. *The Turner House*.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6, pp.334-335.

②Flournoy, Angela. *The Turner House*.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6, p.203.

③Arnaud, Michel. *Detroit: The Dream Is Now: The Design, Art and Resurgence of an American Cit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17, p.

多世纪底特律的兴衰史。如果说行动或逃避、遵循或违背、顺从或反抗、共同体或孤立,这些秩序和混乱的形式一直是城市生活的核心,那么小说中的底特律的秩序是脆弱的,永远隐藏着混乱。弗卢努瓦作为一名返乡者,悲痛地发现记忆里故乡的繁荣不再,只剩下衰败的街区、空着的住宅和游手好闲的人们,她希望找到这个城市滑坡的原因,帮助在废墟中的底特律人指出方向。作者笔下的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和人工建筑物的

堆砌,而是当地历史、文化、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在她的叙事中,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其最根本的内涵是不同时期历史、文化的再生。这样的城市叙事不再是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也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而是提供了认识这个城市的不同方法,将触角伸向现实的城市,实现了文学中的城市与现实的城市的同构。

Urban Writing of Detroit in Angela Flournoy's *The Turner House*

LIU Qi-jun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Angela Flournoy composes a story about her hometown Detroit and its people, presenting the city as a place plagued by violence, class struggle, racial conflict and homelessness, and exploring how people's social power, social classes and racial identities affect urban space layout and resources distribu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novel's urban writing and integration of the fictional city and the real city, a glimpse can be provided into the problems inherent in the developing modes of Detroit, reasons of the city's going downhill and struggle of the urbanite against the dehumanizing forces of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over the last fifty years.

Key words: *Turner House*; Detroit; urban literature; urban writing

(责任校对 王小飞)